

周晓枫:散文和童话的距离是一把椅子

周晓枫无法被归类。她写散文、写童话,拒绝写小说。但她的散文被认为像极了小说,塑造人物的能力甚至超越小说。

在这个追求极简的时代,周晓枫的文字保持着极具周晓枫特色的繁复绮丽。在深邃凛冽和华美轻盈的平衡木上,她独自一人行走,严谨而执著。

8月初,周晓枫携散文集《巨鲸歌唱》与长篇童话《小翅膀》来宁。面对读者,她最多提及的一个词是“谢谢”。散文小众的时代,她与她的读者惺惺相惜。

现代快报+/ZAKER南京记者
白雁/文 吉星/摄



周晓枫和读者分享写作的秘密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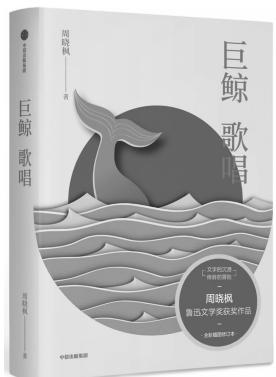


周晓枫

1969年6月生于北京,现为北京老舍文学院专业作家。出版有散文集《斑纹》《收藏》《你的身体是个仙境》《靠天使》《巨鲸歌唱》《有如候鸟》等,曾获鲁迅文学奖、冯牧文学奖、朱自清文学奖、人民文学奖、十月文学奖、华语文学传媒大奖等奖项。2017年开始儿童文学创作,出版童话作品《小翅膀》和《星鱼》,获中国好书、中国童书榜年度最佳童书。



《小翅膀》周晓枫著
作家出版社



《巨鲸歌唱》周晓枫著
中信出版集团

作家要像昆虫一样成长

《巨鲸歌唱》是周晓枫旧作,收入十五篇散文。从草木到花果,从昆虫到鱼群,从飞鸟到走兽,万物都被周晓枫纳入笔下。她有百科全书似的大脑检索系统,能够像生物学家一样细致入微地描绘笔下的对象,但又不止于描绘。

万物都是喻人说事的路径,她总能准确抵达。

开首三篇《巨鲸歌唱》《素描簿》《弄蛇人的笛声》,依托于对海洋、海洋生物、陆地生物等的刻画,融入了周晓枫从自然生命哲学中获得的人生思考:个体的孤独、庞大与渺小间的差异、生命中极端的矛盾。

《月亮上的环形山》《幼象》《毒牙》写人,和写物一样,周晓枫擅长在别人的经验中不断反观自身,反思与纪念之外,也在记忆中袒露成长的印迹。《紫禁红》和《纸艺里的乡村》又转而为文字添入地理坐标,从建筑谈到历史,也从具体的物象反思自我处境,并重辩了城市与乡村的二元关系。

而《盛年》和《夏至》,《独唱》与《齿痕》,则从更内向化的个人生活经验说到社会的群体症候,包括对中年、衰老、死亡、嫉妒、缺失、自我弥补等生命体验的情感与心境,回应社会现实,也回应自我。

题材广博、语言丰富、结构多变、叙事逻辑迥异,周晓枫的文字恣意挥洒,她任性游走,用奇诡的联想挑战读者惯常的阅读习惯。

《巨鲸歌唱》是第六届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品,授奖词如此描述:“个人成长的印记与经验,对世界的观察和领悟,细腻得纤毫毕现、色泽斑斓。周晓枫的思想自觉、勤勉,难得可贵地保持着自我的警觉审慎和表达的节制精悍,在周严的文体秩序中底气充沛地向着生命深处执著掘进。她敏捷的思维和自由穿行的艺术脚力,拓展了散文写作的可能性。”

这种可能性仍在延展。在周晓枫看来,写作的美妙正在于“作家应该一直在成长,就像一个昆虫一样。昆虫从一个卵粒到幼虫到成虫到羽化,它们的每个阶段都不认识昨天的自己,也不

认识未来的自己。”

而她要做的,就是在写作的时候,尽自己最大的能力,把全部的心血抵押上去。

勇气是治愈的唯一钥匙

周晓枫不想做一个循规蹈矩的书写者,即便是在写童话的时候。

做过8年儿童文学编辑的周晓枫,之前一直拒绝写童话,“那8年,我当时觉得浪费时间。我根本不相信那些什么会做游戏、会说话的动物。烦死我了,我一直在忍着。”

而对有些家喻户晓的经典童话,她甚至深恶痛绝。“举一个例子,大家都认为白雪公主是美德和美貌交相辉映。实际上你会发现,她虚荣、贪吃又挑剔,毛病挺多。继母害她,都是利用了她的这些毛病。苹果她一咬就晕过去了,倒在地上,也没有受到酷刑,很优美的,后来王子还可以过去吻她。再看看白雪公主结婚的时候,让她继母穿着烧红的铁鞋在婚礼上发出惨叫给她助兴。善良的标准在哪里?”

这些硬伤颇多的童话,让周晓枫如鲠在喉。做儿童文学的8年,她的工作就是解构,“把童话全拆了,反正说了好多难听话。”

跳脱开那把儿童文学编辑的坐椅后,周晓枫成了专业作家。2017年,她走了创作上的回头路,写了生平第一部长篇童话《小翅膀》。小翅膀是个小精灵,专门负责给孩子们投放噩梦,别人怕什么他就送什么。

周晓枫借用安徒生的话来陈述自己写作《小翅膀》的初衷:“当我在为孩子写一篇故事的时候,我永远记得他们的父母亲也会在旁边听。因此我也得给他们写一点东西,让他们想想。”

《小翅膀》写给每个努力帮助孩子培养勇气的家长,写给注定要经历挫折与恐慌的童年。勇气是治愈的唯一钥匙。

回顾那“烦人”的8年,周晓枫说,“我很感激这8年,我现在觉得儿童文学对我非常非常重要。我带着愤怒去读的时候,我读出了别的东西,包括童话中的暴力,包括童话中未必是给儿童读的,包括童话中所反映出来更有重量的东西。我今天写童话,我的希望是,第一,童年中的小

孩也知道有阴影,这个世界上你永远消灭不了黑夜,你消灭不了噩梦,你如何处理它?另一个,我还希望家长共读的时候,有共同体会的时光,不是降低自己的智力,消费自己的时间和体力陪孩子浪费时间。”

写散文不能徒手作业

艺术界有条潜规则——文学高于电影。但和自己的读者面对面,周晓枫不讳言电影对于自己文学创作的影响。她没有任何遮遮掩掩,她愿意把自己兜里的每一分钱都掏给读者看。

“我以前老说,我写散文从小说里借鉴了很多东西。但张莉(评论家、北京师范大学教授)跟我说,你受电影影响很重。有一个作家说的话很对,他说:当你充分还原这个画面的时候,这个画面感所释放的力量大于写作者的预设。我们原来的散文都是很短的篇幅,它像一张照片一样,不需要景深,不需要换镜头,不需要机位,什么都不需要。但是你一旦把这个照片,比如说几秒钟完成的事情拖到一个小时一个半小时,就不能机位不动,你必须考虑它的结构问题,就是伴随性的问题。把我人生整个的迷惑带进去,不管你跑马拉松、短跑,你撞线最后就是零点几秒。”

这种绵延的画面感,在毕飞宇看来特别珍贵,“文字描写中,隐藏了这些东西对她内心的触动。请注意,我用的是‘触动’这个词,我没用‘抒情’这个词。周晓枫特别有效地规避了那些陈词滥调,通过一个又一个的词条,把那些作品做得很丰满,就像油画一样,每个点都有她的色彩,每个点都有她的笔触。”

丰盈的画面感直接体现在文字的繁复绮丽上,但却源于电影的操作手法,周晓枫称之为“正在进行时态”。“我觉得其实可以用一些表达上的公用的工具,比如正在进行时态,你转换过来,紧张感就会随之而来。因为用正在进行时态,你不知道我特写的时候我在写什么,我在慢慢拉开镜头,我觉得这是一个公用手段。我们修一个建筑的时候,写散文的好像必须徒手作业,你不能用工具,什么铲子啊挖掘机啊这些工具,那我们挖得指甲流血也是活该。”

他说



曹文轩
作家
北京大学教授

周晓枫作为一位成熟的散文家,以前的文风是犀利,甚至尖刻的,而《小翅膀》虽然是周晓枫第一部儿童文学作品,却宛如一位天生的儿童文学作家所写就,拥有一份与生俱来的稚气。这显示了周晓枫高超的语言能力。



叶兆言
作家

周晓枫是一个很有抒情意识的人,她的文字充满了情感。她的文字往前滚的时候,那个情是一个很重要的点,我觉得没有这个东西它滚不下去。她的语调,始终带有很强烈的抒情的节奏感。读的时候会有很舒服的感觉,阅读主要还是为了快乐,为了寻找知音,所以阅读为什么能读下去,是因为我们感觉是对的,这种语调、这种节奏,这种往前走的感觉,你会被吸引,想要继续看下去。



李敬泽
文学评论家
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

如果我是个散文家,周晓枫就是我的敌人。如果散文是探查自我的方式,那么,很少有人在自我解剖时像她那样庖丁解牛,痛并快乐;如果散文是运用经验和知识建构意义的工程,那么,也很少有人像她那样,七宝楼台,步步机心,直到恍兮惚兮、真伪莫辨。还有语言,在我看来,周晓枫的语言是最好的书面语,水晶钻石,自带魔性。令人安慰觉得尚存活路的是,她的水晶钻石里少有她自己风生水起的口音,洗去了她自己生活中的人间烟火。



毕飞宇
作家
南京大学教授

周晓枫的散文结结实实的,她面对的是事物,从头到尾你会感觉到一点都不偷懒,把东西都放在那儿,那里面有她的奇思妙想。她进入文本的方式非常独特。她描写的任何一个具体对象,你能感觉到她面对对象的时候是多么诚恳,她的内心是多么开放,她的态度是多么专注。这种诚恳、开放、专注所呈现的爱就会进入文字里,让你作为一个读者愿意在她的作品里从头到尾和她一起去诚恳地、专注地、开放地面对她所描绘的一事、一物、一人。周晓枫最吸引我的,与其说是她的文字,不如说是她对世界的态度和方式。